

郭注莊子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38

1





文庫 II  
D 38  
1

柳川集文庫

010190550678

南華真經舊序

河南郭象子玄撰

天寶元年二月  
玄宗皇帝  
帝注  
子南  
華真人  
秋玉山  
日三  
用三  
字呼  
相應  
儒曰  
夫莊  
至冠  
三暗  
援老  
剝其  
體中  
有柳  
斟酌  
以下  
段贊  
言之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言雖  
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  
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  
後起者固有間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  
為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為  
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邁而游談乎方  
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為百家之冠也然莊生

川點下生上生



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昆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

以下一段述其書有益

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為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

晉郭象字子玄河南人少有才理慕道好學託志老莊時人以為王弼之亞始辟司空掾又東海王越引為太傅主簿遂任當權熏灼內外永嘉末病卒世說文學篇曰初注莊



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  
為解義妙拆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  
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  
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雋才見秀義不傳於  
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  
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  
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又賞譽篇曰王長史問孫興公郭子玄定何  
如孫曰詞致清雅爽爽有餘吐章陳文如懸  
瀉水注而不竭王雱雜說曰周之為言雖  
放縱不一而未嘗離於道本也故郭象以周  
為知本者所謂知莊子之深也林屬齋曰  
若莊子者其書雖為不經實天下所不可無  
者郭子玄謂其不經而為百家之冠此語甚  
公又曰呂吉甫王元澤諸家解說雖比郭  
象稍為分章拆句而大旨不明因王呂之言  
愈使人有疑於莊子若以管見推之則此書  
自可獨行天地之間初無得罪於聖門者

讀郭注莊子

蒙莊子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且其言洗洋自  
恣以適已可謂太史公能知莊生矣後世附注  
蓋數十家曷嘗不自謂得其玄珠然其書辭往  
往故作譎怪玩世固亦一家言不可類推加以  
邈古儻有一二轉訛錯脫固已不可攻焉而大  
抵後諸注家每以箋釋不全為嫌而覽者亦責  
其備不已而後務多其說強枘相軋率苟而已  
近乎遁辭則彼之與此均乎不通也至其演玄



理固自惚恍無象言者可言孰知其極如塗塗  
附亦終歸乎不可言已且莊生騏驥奔逸豈猶  
可屑後之蠅附者哉其神而有知故當獨笑於  
無何有之鄉然莊生既已洗洋自恣曼衍窮年  
後之因此逐影搏空不可極止亦其勢爾而所  
謂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茫乎昧乎未之盡者莊  
生大觀千載之上蓋預言之郭子玄亦清言家  
耳當時多已因此誇其超詣而其所言者特未  
定也則未知果且與是類乎獨要其會歸事事  
不必曲說可稱有識故亦得令辭道上乃懸河  
瀉水不獨見推於古昔迄今亦可以孤行則吾  
有取於郭子玄

南郭服元喬題



重刻莊子南華真經篇目

第一卷

內篇

逍遙游

齊物論

第二卷

養生主

人間世

德充符

第三卷

大宗師

應帝王



第四卷

外篇

駢拇

馬蹄

肱篋

在宥

第五卷

天地

天道

天運

第六卷

刻意

繕性

秋水

至樂

第七卷

達生

山木

田子方

知北游

第八卷

雜篇

庚桑楚

徐無鬼

則陽

第九卷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第十卷

說劍

漁父

列御寇

天下

目錄終

莊子讀例五則

莊子之書載道論理之妙傑然卓超人意之表何則深道  
德之利述性命之情發天人之奧明生死之變故王雱曰  
讀此書者求其意而忘其言可謂善讀也又玄英曰內篇  
明理外篇明事雜篇雜明事理又蘇子瞻曰讓王說劍盜  
石渙父四篇以為偽撰羅勉道又疑刻意繕性亦淺膚度  
讀者統會斯義隨其所見各着工夫可也

先輩嘗謂莊子注解自古居多當以郭注為優以林注為  
劣郭注凡有演而為義者有論而為義者固也又往往有



言與事注莊  
影而為釋者有判而為釋者有答而為釋者即是郭注巧  
處千年以來所絕無者嗟乎有旨哉林注以禪為喻十之  
七八莊子豫知後世有禪者安能著此書也我要之隔靴  
搔痒而已

舊刻之本以玄英注疏檢驗一二耳故舊刻所附者以南  
郭服翁曰分別其義辨折上方恃恨文字往往有衍有脫  
有誤有倒疎遺紕漏不為鮮矣茲因重梓雙校諸本更加  
釐訂增改之聊省檢閱之煩抑校書之難非獨今也雖著  
儒碩老猶病諸故古人不云乎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

有豈不信哉又郭注之外究蒐諸家注解間有裨益為之  
字箋句釋抄內上方以便參考且圈發四聲詮釋音義以  
勾畫示段落以訓點喻句讀使初學心目一新也余管蠡  
狹識不能窺玄測妙故片言隻字弗敢容臆說於其間止  
撮所聞見以加標注若其遺闕以俟來哲美備

上方往往冠先儒曰者三十年來五六先達各所論辨皆  
同其意趣故不能具列其姓字惟以先儒曰標置專以某  
曰不下語讀者察之

蘇子瞻曰尊孔子者無如莊子斯言為得何則孟子與莊



子同時同國然孟子力排異端為事當時未嘗一言非之  
 且夫當戰國之際衰周之世棄絕仁義競為貪亂陷溺之  
 甚無處下手故莊子慷慨發憤作為斯書是非彼我得失  
 利害哀樂禍福死生皆以齊同會一以矯天下之弊然恐  
 來世實其說遂於卒篇解詩書禮樂易春秋以明聖人之  
 道又雖論數子之道術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之至可知也  
 由是觀之莊子豈不知先王之道者哉讀者幸毋忽視之

芸閣 千葉玄之

豐丘 舟橋正壽書

重刻莊子南華真經卷一

昭和十七年五月廿六日以馬叙倫莊子  
 義證本校讀

晉 河南 郭象子玄注

昭和十八年一月廿一日以朱桂曜莊子  
 內篇證補本校讀

日本芸閣 千葉玄之讀

內篇

逍遙遊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  
 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道

逍遙遊 夫小大雖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  
 物任其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道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實吾所未詳也夫

放無為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

先儒曰  
 此段文  
 章可玩  
 妙



方言曰南  
楚之外謂  
之南蠻

司馬彪  
曰運轉

舊刻南  
郭籍曰

疏本理  
固上有

小物必  
自生於

小處必  
處亦必

生彼小  
物

陸音義  
搏扶端

反然搏  
當扶端

說文曰  
搏園也

今據字  
典補

各友音  
泊註搏

擊物必  
轉足此

義近是  
疏姓齊

名諸齊  
國有此

排諸書

文通云  
謂有物

形四也

言與郭注

曲與生說自不害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

其弘旨皆可略之

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

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

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

哉其間齊諧者志恠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

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生九萬里乃足自勝耳

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

得不然非去以六月息者也

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野馬也塵埃也

能則有間矣其於適性一也

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

也亦若是則已矣

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則

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輒足以自

勝而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

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

淺而舟大也

也然自順也行以藉其因不



至念孫曰  
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  
也

蜩音條  
蟬也  
司馬曰  
學鳩小  
鳴也  
槍著也

莽蒼如  
野之色  
果然飽  
見

一本豈  
字下有  
有字

蟬居  
土而穴  
短翅四  
足吸風  
食土膏  
就燈光  
見本章

冥靈木  
名或曰  
冥海之

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

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

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

不積則天閼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道遙也蜩與鷦鷯笑之曰我決起

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

之九萬里而南為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

地而榮願有餘矣故小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

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

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之二蟲又何知謂二蟲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

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起之所以異

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而自然耳自然

耳不為也此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各

逍遙之大意此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各

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敢尚之所及哉自

此以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

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

彼忘我其此群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

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

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

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

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

小無大者無窮者也真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

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

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

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



靈龜也

彭祖名  
鏗堯臣  
年七百  
歲見楚  
辭王註

之時人  
之時人  
湯之問  
棘也是  
已

髮章也  
謂北方  
無毛地  
英疏曰  
修長也

司馬曰  
亦澤

猶笑見  
猶笑見

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

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

人匹之。不亦悲乎。夫年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

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

極。則毫分不可相跂。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

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羨大故舉小。大之殊

各有定分。非羨欲所及。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矣。

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窮。髮之北。有冥

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

者。其名為鯨。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

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

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

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

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

之辯也。各以得性為至。自盡為極也。向言二蟲殊翼。故所至不同。或翱翔天池。或舉志

榆枋。直各稱體而足。不知所以然也。今言小大

之辯。各有自然之素。既非跂慕之所及。亦各安

其天性。不悲所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

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亦猶鳥

於一方。而宋榮子猶然笑之。未能齊。且舉世而



竟境

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得審自定

乎内外之分外我而辯乎榮辱之竟榮已而斯

已矣亦不能復過此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足於身故

雖然猶有未樹也唯能自是耳未夫列子御風

而行泠然善也妙之貌旬有五日而後反苟有

則雖御風而行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

能以一時而周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

御風行耳非數則不得行斯必有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

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天地者萬物之

杜預曰  
六氣陰陽風雨

總名也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

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鵬之能高斥

鷃之能下椿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

然之所能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

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順萬物之性也御

六氣之辯者即是游變化之塗也如斯以往則

何往而有窮哉所遇斯乘又將惡乎待哉此乃

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道遙也苟有待焉則

雖列子之輕妙猶不能以無風而行故必得其

所待然後逍遙耳而況大鵬乎夫唯與物冥而

循大變者為能無待而常通豈自通而已哉又

順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則同於大

已音紀  
註傲之

通矣故有待無待吾所不能齊也至於各安其

性天機自張受而不知則吾所不能殊也夫無

待猶不足以殊有待故曰至人無已無已故順

況有待者之巨細乎物順物而

至神人無功夫物未嘗有謝生於自然者而必

矣欣賴於針石故理至則迹滅矣今



玉山先生曰此  
段莊子  
揚克柳  
許郭蓋  
丁其意  
注述議  
既說可

而竟之  
竟行當  
本無之

稷契堯  
二臣名  
見尚書  
海典

此故之  
本無

言與章之集

卷一

五

順而不助與至聖人無名。聖人者物得性之名

也。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

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

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

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

既已治也。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

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

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況而或者遂云治之

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斯失

之遠矣。夫治之由乎不治治為之出乎無為也。取

於堯而足豈借之許由哉。若謂拱默乎山林之

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

當塗。當塗者自必於有為而我猶代子。吾將為

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夫自任者對

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

匹矣。何以言其然邪。夫與物冥者故群物之所

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

繫之舟東西之非已也。故無行而不與百姓共

者亦無往而不為天下之君矣。以此為君若天

之自高實君之德也。若獨亢然立乎高山之頂

非夫人有情於自守守中一家之偏尚何得專此

則點郭注莊子

卷一

六



肩吾連  
叔人姓  
道名通  
陸名與  
字接輿  
楚隱者

王德之  
王一本  
作至

玄英曰  
靜也

一作

故天下樂。推而不厭。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

之矣。庖人尸祝各安其所司鳥獸萬物各足於所受帝堯許由各靜其所遇此乃天下之

至實也。各得其實。又何所為乎哉。自得而已矣。故堯許天地雖異其於逍遙一也。肩吾

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

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

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

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此皆寄

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徒見其

戴黃屋佩玉璽。便謂足以懣懣其神矣。豈知至至

者之不以無為。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於此山。將明

世所無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於

視聽之表耳。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俱食五

者不以外傷內。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穀。乘雲氣。御飛龍而遊

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

以是狂而不信也。夫體神居靈而窮理極妙者。雖靜默問堂之裏而玄同四

海之表。故乘兩儀而御六氣。同人羣而驅萬物。苟無物而不順。則浮雲斯乘矣。無形而不載。則

飛龍斯御矣。遺身而自得。雖澹然而不待。坐忘行忘。忘而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

以云其神凝也。其神凝則不凝者自得。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

川集



世新乎也  
世新乎也。一也。二也。三也。四也。五也。六也。七也。八也。九也。十也。十一也。十二也。十三也。十四也。十五也。十六也。十七也。十八也。十九也。二十也。二十一也。二十二也。二十三也。二十四也。二十五也。二十六也。二十七也。二十八也。二十九也。三十也。三十一也。三十二也。三十三也。三十四也。三十五也。三十六也。三十七也。三十八也。三十九也。四十也。四十一也。四十二也。四十三也。四十四也。四十五也。四十六也。四十七也。四十八也。四十九也。五十也。五十一也。五十二也。五十三也。五十四也。五十五也。五十六也。五十七也。五十八也。五十九也。六十也。六十一也。六十二也。六十三也。六十四也。六十五也。六十六也。六十七也。六十八也。六十九也。七十也。七十一也。七十二也。七十三也。七十四也。七十五也。七十六也。七十七也。七十八也。七十九也。八十也。八十一也。八十二也。八十三也。八十四也。八十五也。八十六也。八十七也。八十八也。八十九也。九十也。九十一也。九十二也。九十三也。九十四也。九十五也。九十六也。九十七也。九十八也。九十九也。一百也。

物不然而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之人也物莫之傷夫安於所傷則傷不後能乎

亦不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已況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難非辟之也推理直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堯舜者世事之名耳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

司馬曰

物不然而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為事然之人也物莫之傷夫安於所傷則傷不後能乎

李百資

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天下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

李百資

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夫堯之無用天下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

之無所用章甫耳然遺天下者固天下之所宗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一於



四

之極妙而以為狂而不是其言也猶時女也此謂

接輿之所言者自然為物所<sub>レ</sub>之<sub>レ</sub>人也。之德也將

旁礪萬物以為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

為事。夫聖人之心。極兩儀之至會。窮萬物之妙數。故能體化合之變。無往不可。旁薄萬物。無

物不然。世以亂故求我。我無心也。我苟無心。亦何為不應世哉。然則體玄而極妙者。其所以會

通萬物之性而陶鑄天下之化。以成堯舜之名。者常以不為為之耳。孰弊弊焉勞神苦思以事

為事然。後能乎。之人也。物莫之傷。夫安於所傷。則傷不能傷。而物

亦不傷  
乏也。  
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

而不熱。已。況溺熱之間哉。故至人之不嬰乎禍

是。其。塵。垢。糝。糠。將。猶。陶。鑪。

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為名者非名也。故夫堯舜者。豈直堯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實。又

焉。今所稱堯舜者。徒名其塵垢粃糠耳。宋人

真章甫而適諸越。越人鬻髮文身。無所用之。堯

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藹如象之。

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下為亦猶越人

天下雖宗堯而堯未嘗有天下也。故窅然喪之。  
而常遊心於絕冥之境。雖寄坐萬物之上而未

始不逍遙也。四子者。蓋寄言以明堯之不<sub>レ</sub>於

此本又作如心點玄妙入神中音了音主樂舊也丁亥



姓惠名  
施為梁  
相魏王  
也

呼當作  
大貌也

秋玉山  
曰不龜  
手并泝  
統共是  
連讀一

龜手文  
垢如龜  
文也統  
繫也  
當作如

音義曰  
龜猶結  
也

堯耳。夫堯實冥矣。其迹則堯也。自迹觀冥。外內  
異域。未足怪也。世徒見堯之為堯。豈識其冥哉。  
故將求四子於海外。而據堯於所見。因謂與物  
同流者。失其所以逍遙也。然未知至遠之所順  
者。更近而至高之所會者。反下也。若乃厲然以  
獨高為至。而不夷乎俗者。斯山谷之士。非無待  
者也。奚足以語至。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

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

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

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

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

泝泝統為事。其藥能令手不拘垢。故客聞之。請

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泝泝統。不

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

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

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

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

瓠。何不據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

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達非直達者

各有宜。苟得其宜。安往而不逍遙也。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

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



無用也

無用也

陸音義  
曰無何  
廣莫共  
謂寂絕  
無為之  
地

齊物論  
不可齊故  
謂之

忘懷也

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

身而伏。以候敎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

辟。死於罔罟。今夫鰲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

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

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

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

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夫小大之物。苟失其極。則

物皆道。遙也。齊物論。夫自是而非彼。美已而惡人。物莫

不皆然。然故是非雖異。而彼我均也。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

同。天人均彼我故。外無與為。顏成子游立侍乎

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

死灰乎。死灰槁木。取其寂寞無情耳。夫任自然

何所有哉。故止若立。枯木動若運。槁枝坐若死

灰。行若游塵。動止之容。吾所不能一也。其於無

心而自得。吾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游

常見隱几者。而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未見若子綦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



就乙而言  
曰吾國之  
言則曰我

此子重天  
而不重人

手與噫  
界反

裏鳥罪  
反佳祖

譌譌譌  
吸吸吸  
叫叫叫  
謔謔謔  
笑笑笑  
咬咬咬

字與丁  
丁與反  
音與

天賴即  
大賴即  
均山天  
萬水天  
壞也泉  
不字之  
丁與反

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識哉

哉故都忘外內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

籟而未聞天籟夫籟籟也夫籟管參差宮商異律故有短長高下萬殊之聲

聲雖萬殊而所稟之度一也然則優劣無所錯其間矣況之風物異音同是而咸自取焉則天地之籟

見矣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

其名為風大塊者無物也夫噫氣者豈有物哉

然而自生則塊然之體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

大矣故遂以大塊為名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

鳴言風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而獨不聞之琴瑟乎長

之山林之畏佳大風之所大木百圍之竅穴似

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此

舉衆竅之激者謔者叱者吸者叫者謔者笑者

所似也此畧舉衆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

咬者此畧舉衆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

小和飄風則大和夫聲之宮商雖千變萬化唱

當其厲風濟則衆竅為虛濟止也烈風作則衆

虛虛實雖異其而獨不見之調調之才才乎調

才才動搖貌也言物聲既異而形之動搖亦又

不同也動搖雖不同其得齊一耳豈調調獨是

獨非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

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



證補成  
字句成  
均也偏也  
而使其自然  
已也成  
與萬不同  
對其  
自取其  
耶其  
讀一句也

其通下  
一本不字  
其通不  
為天  
取能收  
也私案  
以下第  
自持語

字與審  
究地載  
數日審  
細者也  
細者也  
細者也

不動也  
慈屈服  
姚輕躁  
侯春放  
春開欲  
惠滿色

已也。此天籟也。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  
一耳。無既無矣。則不能生。有生之類。會而共成。  
能為生。然則生者誰哉。塊然而自生耳。自生  
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亦不能生。我則  
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則謂之天然。天然耳。非為  
也。故以天言之。以天言之。所以明其自然也。豈  
蒼蒼之謂哉。而或者謂天籟役物使從已也。夫  
天且不能自有。況能有物哉。故天也者。萬物之  
總名也。莫適為天。誰主役物乎。故物各自生。而  
無所出焉。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物皆自得之。  
此天道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物皆自得之。  
使然哉。此重。大知閑閑。小知間間。此蓋知  
明。天籟也。此重。大知閑閑。小知間間。此蓋知  
炎炎。小言詹詹。此蓋言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  
開。此蓋寤與接為構。日以心闢。縵者害者密者  
寐之異。與接為構。日以心闢。縵者害者密者

此蓋交。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此蓋恐其發若機  
精。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  
也。此蓋動止。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衰  
消有如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溺而  
此者。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血也。其厭沒於欲  
者。如此。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遂志有如此者。  
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此蓋性情。樂出  
虛蒸成菌。此蓋事變之異也。自此以下。明無方之自然。  
也。物各自然。不知所以然。而日夜相代乎前。而  
然。則形雖彌異。自然彌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



得已  
先儒曰  
也然考  
文以已  
為之則  
其義能

玄英曰  
六謂六  
府藏謂

其有云焉

莫知其所以萌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  
哉自然耳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而然耳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自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彼自然也  
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而不知其所為使凡物  
我之自然豈遠之哉云云  
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故任之而理自至矣若真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朕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真有真宰使之然也起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  
無使物可行已信今夫行者信而不見其形  
然也已信已可得行也  
所以得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百骸九竅六  
行之形付之自然而莫  
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為親

其有云焉

其有云焉

迷也

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天理自然豈直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  
人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相治也者若手足其目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耳目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其遮相為君臣乎  
其遮相為君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  
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其有真君存焉世者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  
遜哉雖無錯於當而必自當也其有真君存焉  
則非偽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皂隸猶不顧毀  
與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

其有云焉

迷也

迷也



得已

先儒曰

也然考

文理以

為已則

其義能

通

其義能

府藏謂

六謂六

府藏謂

府藏謂

府藏謂

府藏謂

府藏謂

府藏謂

府藏謂

府藏謂

府藏謂

府藏謂

府藏謂

府藏謂

府藏謂

府藏謂

府藏謂

府藏謂

府藏謂

莫知其所萌日夜相代代故以新也夫天地萬

哉自然耳已乎已乎且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自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彼自然也

我自然生故自然者即而不知其所為使凡物

皆自爾耳非相為使也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

故任之而理自至矣若萬物萬情趣舍不同若有真宰使之然也起

朕索真宰之朕迹而亦終不得則明物皆自然

無使物可行已信今夫行者信而不見其形見

然也所以得有情而無形情當其物故百骸九竅六

藏賅而存焉付之自然而莫吾誰與為親直自

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有私則不能敗而有矣

故不說而自存如是皆有為臣妾乎若皆私之

分上下相冒而莫為臣妾矣臣妾之才而不安

臣妾之任則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外內乃

天理自然豈直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夫臣妾

人之所為哉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但各當

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相治也者若手足

耳目四肢百體各有所司而更相御用也

其遞相為君臣乎夫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

自卑首自在上足自居下豈有其有真君存焉

則非偽也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

真凡得真性用其自為者雖復皂隸猶不顧毀

譽而自安其業故知與不知皆自若也若乃



開希幸之路以下冒上物喪其真一人一受其成

忘其本則毀譽之間俯仰失錯也

形不亡以待盡言物各有分故知者守知以待終而愚者抱愚以至死豈有能

中易其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

止不亦悲乎羣品云云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惑其所行莫能自反此比衆人

之所悲者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以此為終身

悲者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物足悲哉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得此不止復逐於彼皆疲

役終身未厭其志死而後已然疲役而不知

故其成功者無時可見也其所以好此

其所歸可不哀邪于疲困爾然不知所以好此

之歸趣人謂之不死其言其實與其形化其

云何也

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言其心形並馳困而

則此真哀之大也然凡人未嘗以人之生也固

此為哀則凡所哀者不足哀也

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上事

皆不知所以然而然故曰芒也今夫知者皆不

知所以知而自知矣生者不知所以生而自生

矣萬物雖異至於生不由知則未夫隨其成心

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夫心之足以制一身之

其成心則人各自有師矣人奚必知代而心自

各自有師故付之而自當

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夫以成代不成非知也

其成心未肯用其所謂短未成乎心而有是非

而舍其所謂長者也

則其下主上主

芒芒



玉山先生曰此段聖惟取他別九功成聖天

未成乎心也後對心也

欲出者反司馬曰鳥子

柳一言是排了八道

榮華師多費詞華也小

莫若以明老子曰自知曰明

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今日適越昨日何由至哉。未成乎心是非何由

生哉。明夫是非者群品之是以無有為有。無有

所不能無。故至人兩順之。是以無有為有。無有

為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是非

而惑者以為有。此以無有為有也。惑心已成。夫

雖聖人不能解。故付之自若。而不強知也。言非

吹也。言者有言。故異於吹。其所言者。特未

定也。我以為是。而彼以為非。彼之所是。我又非

之。故未定也。未定也者。由彼我之情偏。果有言邪。

其以為異於鵲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夫言與鵲音。其致一也。有辯無辯。誠未可定

乎。也。天下之情不必同。而所言不能異。故是非

知所定。道惡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

非。道焉不在言。何隱蔽而有真。道惡乎往而不

存。皆言惡乎存而不可。皆道隱於小成。言隱於

榮華。夫小成榮華。自隱於道。而道不可隱。則真

成而滅於。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

其所是。儒墨更相是非。而天下皆儒墨也。故百

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夫有是

儒墨之所是也。無是無非者。儒墨之所非也。今

欲是儒墨之所非。而非儒墨之所是者。乃欲明

-5 155 40 895" data-label="Text">

無是無非也。欲明無是無非。則莫若還以儒墨

-45 155 80 895" data-label="Text">

反覆相明。反覆相明。則所是者非是。而所非者



以上之理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

因非之理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  
方生方死  
方死方生

英疏曰  
有環者假  
有環者假

言黑字注非

卷一

十五

非非矣。非非則無。物無非彼。物無非是。物皆自

非非是則無是。非是物皆相彼故無非彼無非彼則天下無是

也。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是

亦因彼。夫物之偏也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

以為是。則以彼為非矣。故曰彼出於彼。是方生

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

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夫死生之變猶春秋冬夏

四時行耳。故生生死之狀雖異。其於各安所遇一

也。今生者方自謂生。為生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

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

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

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

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

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

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

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

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

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

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

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而死者方自謂死。為死

也。因之理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

反覆相



尋無窮。故謂之環。環中空矣。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sub>レ</sub>中者。無是無非也。無是無非。故能應夫是非。是非無窮。故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天

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故。  
然無懷。乘之以游也。  
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

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

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而夫自是非彼

指<sub>レ</sub>喻<sub>二</sub>彼指<sub>一</sub>則彼指<sub>二</sub>於我

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同於自是則

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殽亂。明此區區者。各信其偏見。而同於二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地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無非。可乎。可。可於已者。不可乎。不可。不可於已者。即謂之可。即謂之不可。

道行之而成。無不物謂之而然。無不惡乎然。然

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

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恠憭怪。道通為一。夫

卷之四

卷之六

10

也可就可而可不就

也。指真有别指矣。 力先=果



也。指真別指矣。 力大=果



庸中庸不  
常理之  
不可也  
此段  
花子秀  
說明

所然各可其所可則形雖萬殊其分也成也夫  
而性同得故曰道通為一也  
或此以為為散其成也毀也彼或謂之毀而凡物  
無成與毀復通為一夫成毀者生於自見而不  
是與唯達者知通為一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  
非也  
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夫達者無  
故忽然自忘而寄當於自用適得而幾矣幾盡  
自用者莫不條暢而自得也  
理盡於因是已達者因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  
自得也  
夫達者之因是豈知因為善而因之哉勞神明  
不知所以因而自因耳故謂之道也  
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

公賦  
筆領也

各一狙

武一作  
不穩當  
以感

天均富  
參照  
古之人  
昭康  
筆

公賦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  
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  
是也夫達者之於一豈勞神哉若勞神明於為  
衆狙之或因所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  
好而自是也  
天鈞莫之偏任故付是之謂兩行之是非古之  
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  
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此忘天地遺萬物外不  
身故能曠然無累與物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  
俱往而無所不應也  
始有封也雖未都忘猶能其次以為有封焉而

考也  
均而  
不非  
上



未始有是非也。雖未能忘彼此猶能是非之彰

也。道之所以虧也。無是非道之所以虧愛之所

以成。道虧則情有所偏而愛有所成果且有成

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之與無斯有

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

不鼓琴也。夫聲不可勝舉也。故吹管操弦雖有

彰聲也。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故欲成而

不鼓。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鼓琴也。惠子之據

梧也。三子之知幾乎。非已所明以明之。故知盡

與。賴其盛故能久。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事也

自以殊於衆人。其好之也。欲以明之。欲使同乎

我之好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是猶

鼓簧耳。彼竟不明。故已。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對牛

終身無成。昭文之子又則終。若是而可謂成乎。

雖我亦成也。此三子雖求明於彼。彼竟不明。所

雖我之不成。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

也。萬物皆自明而不明。彼若不明。即謂不成。則

萬物皆相與無成矣。故聖人不顯此以耀彼。

川

前言曰凡物無成與虧也。今言曰道之所以虧愛之所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之與無斯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鼓琴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非已所明以明之。故知盡。

文善琴。師曠字。子野。普。師見左。傳。

司馬曰。我柱也。

從事於此。以至五年。也猶言。行之以終。世也。一說。記載。之傳。於後。世也。集解。余云。三子皆神。明者一者也。而終不能。為一也。

江。南。古。藏。本。作。難。我。無。成。亦。可。謂。成。矣。當。從。也。



之各寘其所能。故曲成  
已之所好。明示於彼。不  
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  
備為者。相外語。雖而不受也。

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

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徒<sup>論者也</sup>之<sup>使也</sup>寄之自用。則用雖<sup>論也</sup>萬殊。歷然自

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以今

矣。然則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

無不遺。而是  
非自去矣。  
雖然。請嘗言之。  
至理無言。言則與  
類。故試寄言之。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

無也。則是非好有未始有無也者。知無無矣。而

有未<sup>下</sup>女有夫<sup>下</sup>未<sup>下</sup>女有無也者<sup>上</sup>。俯而有無<sup>下</sup>。勇而<sup>下</sup>未<sup>下</sup>

非。豁然確斯也。言無是今我則已有謂矣。言無是非即復

A vertical strip of a bamboo slip, likely from an ancient Chinese text. The slip is light-colored with dark, irregular markings and inscriptions in seal script.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with some characters appearing to be '王' (king) and '上' (above). The slip shows signs of age, including discoloration and surface wear.



滑疑同  
馬曰乳

言黑享三升  
不捨已而逐物從而任之各真其所能故曲成而不遺也今三子欲以已之所好明示於彼不亦妄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

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夫聖人無我者也故滑疑之耀則圖而域之恢

悅悖怪則通而一之使羣異各安其所安衆人不失其所是則已不用於物而萬物之用用矣

物皆自用則孰是孰非哉故雖放蕩之變屈奇之異曲而從之寄之自用則雖萬殊歷然自明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

言無是非則不知其與言有諸類乎不類乎欲謂之類則我以無為是而彼以無為非斯不類矣然則雖是非不同亦固未免於有是非也則與彼類矣故曰類與不類又相與為類則與彼

無以異也然則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遣遣之又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遣無不遣而是雖然請嘗言之至理無言言則與非自去矣

有始也者有始則有未始有始也者而一死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夫一之者未若不其有有也者有有則美惡有無也者有無而無也則是非好有未始有無也者猶未能無知惡猶未離懷

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此都忘其知也爾乃

則天地萬物彼我是今我則已有謂矣謂無是非豁然確斯也

非

則

知

有

未

始

有

夫

未

始



傷也  
下

證補可補  
不字

有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又不知謂之有無爾乃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

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天地與

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夫以形相對則太山

其性分物真其極則形大未為有餘形小不為

不足苟各足於其性則秋豪不獨小其小而太

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

未有過於秋豪也若性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

可稱小矣故曰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

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無大矣秋豪為大則天

下無小也無小無大無壽無天是以蟪蛄不美

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鴳不貴天池而榮願以足

苟足於天然而安其性分故雖天地未足為壽

而與我並生萬物未足為異而與我同得則天

地之生又何不並萬物之得又何不一哉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

萬物萬形同於自得其得既已謂之一矣且得

一也已自矣理無所言既已謂之一矣且得

無言乎夫名謂生於不明者也物或不能自明

之即是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

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夫以言言一而非

矣一既一矣言又二之有一有二得不謂之三

殊稱雖有善數莫之能紀也故一之故自無適

者與彼未殊而忘者無言而自

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夫一無言也而

尋其未數無適焉因是已各止於其所夫道未

其可窮乎



始有封。冥然無言。未始有常。彼此言之故為是。

而有畛也。道無封。故萬物請言其畛。有左有右。

各異。有倫有義。事物有宜。有分有辯。羣分而有。

競有爭。對辯曰爭。此之謂八德。有八德。六合之外。

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夫六合之外。謂萬物性分。

理存焉而非性分之內。則未嘗以感聖人也。故

聖人未嘗論之。若論之。則是引萬物使學其所

不能也。故不論其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

而八畛同於自得也。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陳其性。而安之。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成迹而擬乎至當之極。不故分也者。有不分也。

辯也者。有不辯也。由已以分別之者。不見彼之

自別。曰何也。聖人懷之。以不辯為懷。眾人辯之。

也。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辯故辯已所

示之。夫大道不稱。無所稱。大辯不言。已自大

仁不仁。自存也。大廉不謙。非我也。故無所容其

謙。大勇不伎。能無險而不往。道昭而不道。明彼

彼此俱失矣。言辯而不及。不能及。仁常而不成。常愛

而不常。愛廉清而不信。激然廉清貪名。勇伎而不

成。伎逆之勇。天下共疾。五者。罔而幾向方矣。此

證補云  
疑此本作  
五者處幾  
方道也

春  
秋  
公  
名  
以  
證  
世  
記  
也

借  
為  
證  
也

川  
蔡  
注  
莊  
子

卷  
一

士  
二



音義近  
彼附近  
以近彼  
為句以  
遠實為

誰知作瑞

不整之  
聲一作  
蔽英疏

司馬曰  
宗瞻登  
殷三國  
名也

考公是  
言以證  
聖人通  
不必為  
謂不道  
道不言  
知止者  
如此

疏醫缺  
許由師  
王倪弟  
子並竟  
時賢人

者皆以有為傷當者也。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  
無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猶以圓學方以魚，  
慕為耳。雖希翼鸞鳳，擬規日月，此愈近彼愈遠，  
實學彌得而性彌失。故齊物而偏尚之累去矣。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也。故止於所知之內而  
至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  
天府。浩然都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至人之心若鏡。  
應而不藏。故曠然而不知其所由來。自然無迹。  
此之謂葆光。任其自明故。故昔者堯問於舜曰。  
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於  
任之道未弘。故聽朝而不怡也。將寄明齊。  
之理於大聖。故發自怪之問。以起對也。舜

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夫物之所安無  
處也。三子之妙。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  
皆照。夫重明登天。六合俱照。而況德之進乎日。  
者乎。夫日月雖無私於照。猶有所不及。德則無  
於至道。豈弘哉。故不釋然。神解耳。若乃物暢其  
性。各安其所。安無遠近。幽深付之。自若。皆得其  
極。則彼無不常。齧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  
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所同未必是。所異不獨  
無所用。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若  
知其所以不知。即為有知。有然則物無知邪。曰。吾  
知則不能任。群才之自當。

知則不能任

群才之自當

知則不能任



舊刻南郭第口雖然疏本然猶然也李曰庸何也猶言何用也

已人己之已音

司馬曰帶小蛇也

王之驥妾麗姬晉獻公之麗姬

向曰五凍也

惡乎知之都不知乃曠然雖然嘗試言之以其

故未敢正言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

於水水物所同咸謂之知然自鳥觀之則向所

笑蛄蟻者乃以蘇合為貴庸詎知吾所謂不知

之非知邪所謂不知者直是不知且吾嘗試問乎

女已不知其正民溼寢則腰疾偏死然乎哉

木處則惴慄恟懼援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

明萬物之異便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蟬且甘帶

鴟鴞者鼠四者孰知正味此畧舉四者以援獮

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鰭與魚游毛嬀麗姬人之

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

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畧舉四者以明

也不同者而非之則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

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夫利於彼者或

之彼我無窮則是非之竟無常故唯齧缺曰子

莫之辯而任其自是然後蕩然俱得未能妙其不

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知故猶嫌至

人當知之斯王倪曰至人神矣無心而大澤焚

懸之未解也而不能熱河漢洹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

而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知故猶嫌至

人當知之斯王倪曰至人神矣無心而大澤焚

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上曰



而不能驚。夫神全形具而體與物冥者。雖涉至變而未始非我。故蕩然無薑介於胸

也。若然者。乘雲氣。寄物而行非騎日月。有晝夜也。而無死

也。而游乎四海之外。夫唯無其知而任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不窮也。

死生無變於已。與變為一體。故死生若一。而況利害之端乎。

況利害於死生。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

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務自來而理自應。不

利。不違害。任而直前。不喜求。求之不喜。不緣道。獨至。無謂有謂。有謂無謂。凡有稱謂者。皆非吾

者也。故無彼有謂。而而游乎塵垢之外。凡非真性皆

有此無謂也。

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

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

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太早計。見卵而求時

夜。見彈而求鴉炙。夫物有自然。理有至極。循而

故言之者。孟浪而聞之者。聽熒。雖復黃帝猶不

能使萬物無懷。而聽熒至竟。故聖人付當於塵

垢之外。而玄合乎視聽之表。照之以天。而不逆

計。放之自爾。而不推明也。今瞿鵲子方聞孟浪

之言。而便以為妙道之行。斯亦無異見卵而責

同晨之功。見彈而求鴉炙之實也。夫不能安時

處。順而探變求化。當生而慮死。予嘗為女妄言

之。言之以則孟浪也。故試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

瞿鵲師曰夫子

孔子云

明向秀

共見字

晨也

也司

也之



言異享之說  
也故亦妄  
聽之何  
一體挾宇宙  
之譬也  
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  
是於一方矣故為昭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  
言委之自爾也  
然無波際之謂也  
言委之自爾也  
未定之  
昏向日  
相合也  
兩層之  
混向音  
混向音

蓋補云  
也通溫初  
也通溫初

崔百六  
國時諸  
侯皆稱  
王因此  
謂獻公  
為王也

或曰邪

也故亦妄長格于妙道聽之何借為方旁日月挾宇宙以死生為晝夜旁日

一體挾宇宙借為方為其脂合置其滑滑借為方以隸相尊以

之譬也借為方所賤故尊卑生焉而滑滑紛亂莫之能正各自

是於一方矣故為昭然自合之道莫若置之勿

言委之自爾也借為方然無波際之謂也借為方眾人役彼借為方非之境也借為方聖人愚

范直往之貌而參萬歲而一成純借為方純者不雜者

而參其變而眾人謂之雜矣故役然勞形怵

變化為一借為方變化而常游於獨者也故雖參探

億載一殊萬異道行之而成則古今一成也物

謂之而然則萬物借為方然也借為方無物萬物盡然借為方不然

而以是相蘊借為方蘊積也借為方積是於萬歲則萬歲一

不知死生先後之所在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

彼我勝負之所如也借為方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

邪借為方死生一也而獨說生欲與變予惡乎知惡死

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借為方少而失其故居名為

於所在而不知歸於故鄉也焉知生之非麗之

夫弱喪焉知死之非夫還歸而惡之哉借為方麗之

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汾泣沾襟

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

泣也借為方一生之內情變若此當此之日則不予惡

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借為方蘄求夢飲酒

者且而哭泣夢哭泣者且而田獵

此寤寐之事變也事苟變

則點平莊生年

卷一

士六



此以喻言  
聖者予  
民之也

至也  
王不說  
叔之說  
以古

明也  
能也  
昧也  
所也

清亦異。則死生之願不得同矣。故生時樂生。則死時樂死矣。死生雖異。其於各得所願一也。則何係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由此觀之。實死之而時亦不知其死。而自適其夢之中。又占其夢焉。夫夢者。乃復夢中志也。於寤覺而後知其夢也。當所遇無不足也。何且者也。

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夫大覺者。聖人也。慮在懷者。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夫愚者大夢而自以為寤。故竊竊然信一家偏見。丘也與女皆夢也。未能忘言而神可謂固陋矣。

予謂女夢亦夢也。即復夢中之占夢也。夫自以為覺。猶未寤也。況竊竊然自以為覺也。

以為覺。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夫非常人之所知。故謂之弔當卓詭。而不識其懸解。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且暮遇之也。言能蛻然無係而玄。

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若而皆汝也。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闇。吾誰使正之。不知而後推不見而後辯。辯之而不正之。故當付之自正耳。

使同乎若者正之。既



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

我矣。惡能正之。同故是之未使異乎我與若者

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異故根非耳

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

正之。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

若信非則亦無緣復有是之者也今是其

所同而非其所異異同既具而是非無主故夫

是非者生於好辯而休乎天均付之兩行而息

乎自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

也邪莫能相正耳待彼不足以正此則天下何謂

和之以天倪。天倪者自曰是不是然不然若

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

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是非然否彼我

辯故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化聲之相待若其

之分而已不待彼以正此化聲之相待若其

不相待。是非之辨為化聲夫化聲之相待和之

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和之以自然

極之化尋斯以往則是非之忘年忘義振於無

竟故寓諸無竟。夫忘年故玄同死生忘義故彌

至理也至理暢於無極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

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罔兩景外

無是非也

無是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

倪當作

川

卷一

下



蛇音附  
司馬曰  
謂蛇腹  
下粗  
可以行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言天機自爾坐起無待

故。而責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若責其所

所以哉。所由則尋責無極。卒至於吾待蛇蚘蜩翼邪。若

無待。而獨化之理明矣。蛇蚘蜩翼。則無特操之所由。未為難識也。今惡

所以不識正由不待斯類而獨化故耳。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世或謂罔兩待景。景

問。夫造物者有邪。無邪。無也。則胡能造物哉。有

也。則不足。以物象形。故明乎象形之自。物而後

始。可與言造物耳。是以涉。物之域。雖復罔兩

未有不獨化於玄冥者也。故造化者無主。而物

各自造。物各自造。而無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

故彼我相因。形景俱生。雖復玄合。而非待也。明

斯理也。將使萬物各反所宗。於體中而不待乎

外。外無所謝。而內無所矜。是以誘然皆生。而不

知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今罔兩

之因。景猶云。俱生。而非待也。則萬物雖聚。而共

成乎天。而皆歷然。莫不獨見矣。故罔兩非。之

所制。而景非形之所使。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

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已。莫不自爾。吾

安識其所以哉。故任而不助。則本末內外。暢然

俱得。泯然無迹。若乃責此近因。而忘其自爾。宗

物於外。喪主於內。而愛尚生矣。雖欲推而齊之。

疏  
動見

所暢見

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自快得意悅不知周也。

方其夢為胡蝶。而不知周。則與死無異也。然

所在無不適志。則當生而係生者。必當死而戀

死矣。由此觀之。知夫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周

在生而哀死者。誤也。而言。故稱覺耳。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

未必非夢也。

未也。



夢為周與。今之不知胡蝶。無異於夢之不知周。之。不。夢。為。周。與。也。而。各。適。一。時。之。志。則。無。以。明。胡。蝶。則。無。以。明。今。之。百。年。非。假。寐。而。夢。經。百。年。者。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夫。覺。夢。之。分。無。異。於。死。生。之。分。定。非。由。此。之。謂。物。化。夫。時。不。暫。停。而。今。不。遂。矣。死。生。之。變。豈。異。於。此。而。勞。心。於。其。間。哉。方。為。此。則。不。知。彼。夢。為。胡。蝶。是。也。取。之。於。人。則。一。生。之。中。今。不。知。後。麗。姬。是。也。而。愚。者。竊。竊。然。自。以。為。知。生。之。可。樂。死。之。可。苦。未。聞。物。化。之。謂。也。

重刻莊子南華真經卷一

重刻莊子南華真經卷二

晉 河南 郭象子玄注

日本芸閣 千葉玄之讀

內篇

養生主

之主也。  
 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主也。

吾生也有涯

所稟之分而知也無涯。夫舉重。攜

自若。此力之所限也。而尚名好勝者。雖復絕。猶未足以謙其願。此知之無涯也。故知之為名。生於失當。而滅於冥極。冥極者。任其至分。而無豪銖之加。是故雖負萬鈞。苟當其所能。則忽然。

通見字



秋玉山  
曰齊物  
論進乎  
日大宗  
師進乎  
知郭註  
此處獨  
不例說

不知重之在身。雖應萬機。泯然以有涯隨無涯。  
 不覺事之在己。此養生之主也。以有涯隨無涯。  
 殆已。以有限之性。尋無極已。而為知者殆而已。  
 矣。已困於知而不知止。又為知以。為善無近名。  
 為惡無近刑。然與至當為一。故刑名遠已。而全  
 理在緣督以為經。順中以為保身。可以全生。  
 身也。借以循順行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苟得中而冥度。則事  
 非求過分。蓋全。借以居於中。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  
 理盡年而已矣。借以居於中。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  
 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言其因便施巧。無不開解。盡  
 理之甚。既適牛理。又合音節。文惠君曰。請善哉。  
 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  
 進乎技矣。直寄道理於技耳。始臣之解牛之時。  
 所見無非牛者。其理間。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  
 也。但見其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與  
 理官知止而神欲行。司察之官廢。依乎天理。不  
 會。批大郤。有際之處。因導大窾。節解窾空。因其  
 截。批大郤。有際之處。因導大窾。節解窾空。因其  
 固然。力不加技。經肯綮之未嘗。技之妙也。常游刃  
 微礙。而況大軋乎。軋。戾大骨也。良庖歲更刀。割也。



不中其族庖月更刀折也。中骨而折刀也。今臣之刀十

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硯スルセ。砥サシ硯ツ。

石<sup>ナヒ</sup>彼<sup>ナヒ</sup>節<sup>ナヒ</sup>者有間<sup>ナヒ</sup>而刀<sup>ナヒ</sup>刃<sup>ナヒ</sup>者無厚<sup>ナヒ</sup>以無厚<sup>ナヒ</sup>入<sup>ナヒ</sup>有間<sup>ナヒ</sup>

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

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

交錯聚怵然為戒。視為止。不復屬目。行為屋。徐

也。手動刀甚微。諫然已解。得其宜。則如土委地。解理。

而無刀迹。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

逸足容豫。善刀而藏之。拭刀也而文惠君曰。善哉。

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以刀可養。故公文軒

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介偏別。名。天

與其人與也。知之所無奈何。天曰。天也。非人也。天

之生是使獨也。能偏兩存其足則是知其無所奈

内困而形骸外弊矣。豈直偏別而已哉。神人之貌。

有與也。兩足共行。曰有與有與。以是知其天也。

非人也。以有與者命也。故知獨者亦非我也。是以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

命之情者。不務命之所無。澤雉十步一啄。百步

一飲不斲カシラフ畜乎樊中樹也後。俯仰乎天地之間ハ。逍遙乎ニ籠雉也ス。夫

川  
庚  
子  
主  
土  
一

卷二

三



自得之場。固養生之妙處也。神雖王不善也。始夫

又何求於入籠而服養哉。神雖王不善也。始夫

乎適而味嘗不適者。忘適也。雖心神長王。志氣

盈豫而自放於清曠之地。忽然不覺善之為善

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人弔亦弔。弟子

曰。非夫子之友邪。怪其不倚戶觀。曰。然。然則弔

焉若此可乎。曰。然。至人無情。與眾號。始也。吾以

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

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

之。必有不斷言而言。不斷哭而哭者。施惠不在

理上。往故致。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天性所受。

不可逃。亦不可加。古者謂之遁天之刑。感物大深。不止

將馳騖於憂樂之境。雖楚戮適來夫子時也。自

未加而性情已困。庸非刑哉。適來夫子時也。自

生適去。夫子順也。死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

入也。夫哀樂生於失得也。今玄通含變之士。無

則無往而非我矣。將何得何失。孰死孰生。古者

哉。故任其所受。而哀樂無所錯其間矣。謂是帝之縣解也。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

謂是帝之縣解也。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

謂是帝之縣解也。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

謂是帝之縣解也。以有係者為縣。則無係者縣解

指心為新薪也。新薪者。指心也。薪猶前薪也。指心為新薪也。新薪者。指心也。薪猶前薪也。指心為新薪也。新薪者。指心也。薪猶前薪也。

其盡也。夫時不再來。今不一停。故納養而命續。

四

也。故能心也。







前火非後火。故為薪而火傳。火傳而命續。由夫養得其極也。世豈知其盡而更生哉。

人間世

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變。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

為能隨變所適。而不荷其累也。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不與民同欲也。輕用其國。

夫君人者。動必乘人。一怒則伏尸流血。一喜而則軒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國。不可輕也。

不見其過。莫敢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

乎澤若蕉。舉國而輸之。死地不可。民其無如矣。

無所依歸。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

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

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其道不足。夫道不欲雜。

宜正得。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若夫其人。則雖百醫守病。適足致疑。而不能一愈也。

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可以接物也。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

至於暴人之所行。不虛心以應物。而後思以犯

也。未唯外其知。以養真。寄妙當於群才。功名歸

物。而患慮遠身。然後可以至於暴人之所行也。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

蕩乎名。知出乎爭。德之所以所以流蕩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所以橫出者。爭善故也。



雖復築路其所矜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

惜無非名善也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夫名知者世之所用也而名起

則相軋知用則爭興故遺名知而後行可盡也且德厚信石未達人氣

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

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夫投人夜光

未達故也今同之德信與其不爭之名彼所未

達也而強以仁義準繩於彼彼將謂同欲毀人

以自成也是故至人不役志以經世而虛心以

應物誠信著於天地不爭暢於萬物然後萬物

歸懷天地不逆故德音發而天下響會景行彰

而六合俱應而後始可以經寒暑涉治亂而不

與逆鱗命之曰蓄人蓄人者人必反蓄之信受

則謂與已爭若殆為人蓄夫且苟為悅賢而惡

名而反害之若殆為人蓄夫且苟為悅賢而惡

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苟能悅賢惡愚聞義而

君則不苦無賢臣汝往亦不足復奇如其不爾

往必受害故以有心而往無往而可無心而應

其應自來則無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鬪

其捷汝唯有寂然不言耳言則王公必乘人以

而目將焚之使其言辯捷而色將平之異於彼也

口將營之自解救也容將形之心且成之乃且釋

一說信  
也

容將形  
之謂擊  
也

先儒曰  
王公一  
句高着  
眼

術與述  
同  
江蘇  
本行  
且若  
也

川點下莊生

卷三

也也

也誠也



李曰偃  
附謂憐  
愛之

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未信而諫且昔者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

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龍逢比干居下而任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不欲令臣

名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

為刑戮，其用兵不止而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

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夫暴君非徒求名，其欲乃

耳。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惜名

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化也。故與眾攻雖然若

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正其形

心，而一，言，而則可乎。曰：惡惡可。言未夫以

以求容與其心，夫頌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已，已

放而遂其名，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

言乃少多無將，執而不化，故守其外合而內不

訾，其庸詎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然

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此顏回更說內直者

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此顏回更說內直者

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此顏回更說內直者

則我內直而外曲

成而上比

內直者

證補云  
柳人以張  
已也

以陽為充之形，充實於內，而外見其色也。充實於內，而外見其色也。充實於內，而外見其色也。

君充陽之性，充張於內，而外見其色也。君充陽之性，充張於內，而外見其色也。君充陽之性，充張於內，而外見其色也。

好名求實者

是似衍字在

也義不不

也色



李曰偃  
所謂憐  
愛之

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未信而諫且昔者桀殺

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

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龍逢比干居下而任

故其君因其修以擠之，是好名者也。不欲令臣

名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

為刑戮，其用兵不止而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

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夫暴君非徒求名，其欲乃

耳。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若乎？惜名

之君雖復堯禹不能勝也。故與眾攻雖然，若

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正其形

也，勉而一，言二也，則可乎？」曰：「惡，惡可。」言未夫以

陽為充孔揚，言衛君亢陽之性，充張於內，采色

不定，無常，常人之所不違，莫逆之，因案人之所感

以求容與其心，夫頹強之甚，人以快事感已，已

放而遂其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

言乃少多無將執而不化，故守其外合而內不

訾，其庸詎可乎？外合而內不訾，即向之端虛然

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此顏回三條也。內直者

好名求實者

此指顏回之端而虛也  
證補云：柳人以此已也

證補云：目三三也

則我內直而外曲

卷三

下

是似衍字在

也義不不

也色

也



卷之八



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去異端而任獨也。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

也。遣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唯道集虛。虛者，心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

齋也。道集於懷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

回也。未使心齋，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既得心

則無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遊

其樊而無感其名，當於實而止。入則鳴，不入則止。

則止。譬之宮商應而無心，故曰鳴也。夫無門無

毒之自安，無毒者，也。付天下一宅而寓於不

得已，不得已者，理之必然者也。體至則幾矣。理

於絕迹易，無行地難。不可行則易，欲行而不踐地，

而不可得也。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之視聽

得者，粗故易欺也。至於自然之報，細故難偽也。

則失真，少者不全，亦失真，多者不全，亦多失

而欲遠天為偽，不亦難乎？聞以有翼飛者矣。

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

無知知者也。言必有其具，乃能其事。今無至瞻

彼闕者，虛室生白。夫視有若無，虛室者也。吉祥

此句當作... 耳止於... 聽止於... 心止於... 符氣也... 虛而待物者... 也... 遣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 唯道集虛... 虛者心... 之自得此虛以待物者也... 齋也... 道集於懷也... 顏回曰... 回之未始得使... 實自... 回也... 未使心齋... 得使之也... 未始有回也... 既得心... 則無可謂虛乎... 夫子曰... 盡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 其樊而無感其名... 當於實而止... 入則鳴... 不入則止... 則止... 譬之宮商應而無心... 故曰鳴也... 夫無門無... 毒之自安... 無毒者... 也... 付天下一宅而寓於不... 得已... 不得已者... 理之必然者也... 體至則幾矣... 理... 於絕迹易... 無行地難... 不可行則易... 欲行而不踐地... 而不可得也... 為人使易以偽為... 天使難以偽之視聽... 得者... 粗故易欺也... 至於自然之報... 細故難偽也... 則失真... 少者不全... 亦失真... 多者不全... 亦多失... 而欲遠天為偽... 不亦難乎... 聞以有翼飛者矣... 未聞以無翼飛者也... 聞以有知知者矣... 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言必有其具... 乃能其事... 今無至瞻... 彼闕者... 虛室生白... 夫視有若無... 虛室者也... 吉祥



物俗徇  
字李曰  
使也

明本化  
上有所  
字  
簡文曰  
無本也

此二股ハ  
實不有  
道以權  
成七十九ハ  
成七十九ハ  
成七十九ハ

止止。夫吉祥之所集。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若

不止於當。不當於極。此為以應。坐之日而馳。驚

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

人乎。夫使耳目閉而自然得者。心知之。用外矣。

而況人間。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

几。遽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言物無貴賤。未

目以自通者也。故世之所謂知者。豈欲知而知

哉。所謂見者。豈為見而見哉。若夫知見可以欲

為而得者。則欲賢可以得賢。為聖可以得聖乎。

固不可矣。而世不知知。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

之。不見見之。自見。因欲為見。以見之。不知生之

自生。又將為生。以生之。故見目而求離婁之明。

見耳而責師曠之聰。故心神奔馳於內。耳目竭

喪於外。身處不適。則與物不冥矣。不冥矣。而能

合乎人間之變。應乎世。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

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重其使。欲齊之待

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恐直空報其敬。而匹夫

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

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權成。夫事無

有不言。以成。為權者耳。此。事若不成。則必有人

道之患。夫以成。為權者。不能免也。事若成。則必

有陰陽之患。人患雖去。然喜懼戰於胸。若成若

中固已結冰炭於五藏矣。



也求



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自然結固。臣之事君義

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不以一

人爲主不亂則散故多賢不可以多君無  
賢不可以無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是之

謂大戒。若君可逃而親可解，則不足戒也。是以夫事其親者，不

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

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命也而安之則無哀無樂何易施之有哉故冥然以所遇為命而不施心於其間泯然與至當

人猶無往而不適而況君親乎爲人臣子者固

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事有必至理固常通故任

卷一

一

莊子翼  
自事其心  
一説、ソレ心  
ニ忠孝ヲ  
事ストルモ  
解スルモノ  
也

其 力 不 可 不 翼 也 說 也



之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何暇至於悅生

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理無不通故當任所遇

而謀生慮死未見能成其事者也丘請復以所

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近者得接故以其信

遠則必忠之以言遙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

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喜怒之言若過

故未易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

惡之言言常過其當也凡溢之類妄嫌非彼言

作妄則其信之也莫疑之莫則傳言者殃就傳

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雖聞臨時之過言而勿

其誠致則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好戲常卒乎

陰潛欲勝情至太至則多奇巧循理以禮飲酒者

始乎治尊卑有別常卒乎亂湛酒淫太至則多

奇樂淫流縱橫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夫煩生於簡事起於

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言者風波也故

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實不喪矣夫事得其

則事濟事濟而身不存者未何暇至於悅生

此言... 實喪... 風波... 易以動... 實喪易以危...

排知巧

此言... 實喪... 風波... 易以動... 實喪易以危...



實則危可安。故忿設無由。巧言偏僻（此也）。夫忿怒之

也。常由巧言過。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於是並

生心厲。譬之野獸。蹴之窮地。意急情盡。則和聲

以相。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

其然也。夫寬以容物。物必歸焉。剋核太精。則鄙

於自得之場。不苦人之交。可全。苟為不知其然也。

孰知其終。苟不自覺。安能知。故法言曰。無遷

令。傳彼無勸成。任其過度。益也。益則非遷。令勸

成殆事。此事之美成在久。美成者。任其時化。譬

惡成不及改。彼之所惡。而勸彊。可不慎與。且夫

乘物以遊心。寄物以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任

之必然者。中庸之符。何作為報也。當任齊所報

全矣。斯接物之至也。齊作意於。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直為致命。最

其間哉。施心故。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

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

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夫小人之性。引之軌制

邦。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不

民過之由已。故罪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

責於民。而不自改。則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

天殺如天  
殺滅之也  
刻薄也

以巧開  
也

也。下。天。子。不。生。可。也。



還當作  
還又和  
以字

收本服  
首木之怪  
怪也

無町畦  
連讀一  
下無町  
畦也無

屋不顧  
法也

天地篇

列子黃  
帝篇

注一本  
用字下  
解其字

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女身哉反覆與會俱形所以為正身

莫若就心莫若和和而不同雖然之二者有患

就不欲入就者形順入者還與同和就不欲出和者義濟出者自顯伐

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若遂與同則

扶持與彼俱亡矣故當模格天地但不立小異耳心和而出且為聲為

名為妖為孽自顯和之且有含垢之聲濟彼之

悶然若晦玄同光塵然後不可得而親彼且為

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

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

無疵以下小立圭角女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

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夫

螳之怒臂非不美也以當車轍顧非敵耳今知

之所無奈何而欲彊當其任即螳螂之怒臂也

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積汝之才

以犯人此女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

之為其殺之之怒也恐其因有殺不敢以全物

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方使虎自齧分之時其

饑飽達其怒心怒而順之以虎之與人異類而媚

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順理則異類生愛

逆節則至親交兵



字典引  
廣韻曰  
屎本作

僕附通  
此子澄源補  
王念孫  
亦如之

先儒曰  
此一段  
文章灑  
雅

李太白集卷之四  
山李曰  
徑尺蟲  
圖蓋十  
也

補云旁  
旁校也

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蜾盛溺矢溺至賤而以  
 之至適有畜畜僕緣僕僕然而拊之不時雖救  
 也而掩馬之缺銜毀首碎胸驚而至此意有所  
 不意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意至除患率然拊之  
 愛矣故當世接物逆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  
 順之際不可不慎也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  
 社樹其大蔽牛繫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  
 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  
 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  
 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

謂諸  
出橘橘  
然也

下又有  
新字舊  
脫之  
補入

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  
 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  
 為門戶則液滿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  
 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數故曰散木匠石歸櫟  
 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  
 邪凡可用之木為文木夫狙攄擗抽果蓏之屬實熟則剥  
 剥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  
 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於世俗者也  
 物莫不若是物皆以自用傷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



作必是

何目診

以為不知己者詭屬也。不知己者詭屬也。詭屬者。非己之屬。而為己之屬也。詭屬者。非己之屬。而為己之屬也。詭屬者。非己之屬。而為己之屬也。

抱也

美也

用者又全也作金也

如衣

死乃今得之。數有瞬瞬已者唯為予大用。積無

為濟生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若久

見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

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以戲匠石覺而診其

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猶嫌其以為

亦直寄焉。社自榮不趣

屬也。不知此木乃以社為

之哉。亦終不近於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為保而眾

以為有保。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利人長物禁民

夫無用者泊然不為而羣才自適用者各得其

無緣。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

駟千乘。隱將庇其所賴。其技所蔭可子綦曰。此

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

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

不可以為棺槨。咕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

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

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夫王



一本久作必是

死乃今得之。數有瞬眴已者。唯為予大用。積無  
為濟生之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若有  
之大用。今匠石明之耳。

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

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

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猶嫌其以為社自榮不趣

取於無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社自來寄耳非此木求之

為社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言此木乃以社爲不知已而見辱病。

也。豈榮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本自以無用為用。則雖不為社。

亦然不<sub>レ</sub>正<sub>ニ</sub>於<sub>レ</sub>且也彼其所保與衆異<sub>○</sub>彼以無<sub>レ</sub>保  
翦伐之害<sub>○</sub>為保而衆

夫無用者自然不為而羣才自適用者各導其

叙而不與焉。此無用之所以全也。汝以社譽之。

近也。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

馬千身隱將此其所賴以隱此千乘子綦曰此

何才也。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組柱。則拳

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依而視其大相。則軸解而不可以為官。郭岳其棄則手以看取食良笑。闢而為易。臭之則當作香。

不可以為標榜。其剪貝口爛而為傷。則

也。以至令此大壅乎。申人比不才夫王。

也。以三放此其大也。嗟乎。承人以止。不材。不材。

曰如衣  
軸之直  
轉也

一本自  
適作自  
用又用  
著作自  
用者又  
全也作  
全生也  
將隱  
其所以

王羲之  
美也

證補云保  
抱也

通鑑

下

己卯年

此

1

何日診

作必是

二六



荆氏地名

麗者斬之七  
也曰小松  
也曰屋棟

解之以  
之之解  
之之解

先儒曰

大宗師子與有病之句  
本義之會撮下同也  
又撮之根之可也  
集注人向世之

衣也  
疏本臂  
下有游  
切故也

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聽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揮旁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才之患也惜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必妙選解除棄此三者用此皆巫祝以知之矣知不材者全所以為不

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夫全生者天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下之所謂大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為脇挫鍼治解足以飢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恃其無用故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役不任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賜則不與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

也



名荆氏地

麗國焉  
曰小船  
也玄英  
曰屋椽

解之以  
之之解  
之之解

先儒曰  
此一段  
文章如  
畫  
崔白會  
撮頂推  
也  
治解泥  
衣也  
疏本臂  
下有游  
如故也

於百官故百官御其事而明者為之視聽者為之聽知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扞夫何為哉玄默而已而羣材不失其當則不材乃材之所至賴也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乘萬物而無害也

宋有荆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

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揮旁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才之患也者未

能無惜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必妙選解除棄此三者

用此皆巫祝以知之矣知不材者全所以為不

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夫全生者天

也巫祝以不材為不祥而弗用也彼乃以不祥全生乃大祥也神人者無心而順物者也故天

下之所謂大支離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脇挫鍼治解足以飢

口鼓箠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

臂於其間恃其無用故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

常疾不受功役不任作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

十束薪賜則不與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

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神人無用於物而物各得

也

也







自用。歸功名於群才。與物冥而無迹。故免孔子

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衰也。當順時直前。盡乎會通之宜耳。世來世不

可待。往世不可追也。趣當盡臨。天下有道。聖人

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付之自爾。而理自生

治亂。易節哉。治自求成。故遺成而方。今之時。僅

免刑焉。不瞻前顧後。而盡當今之會。冥然與福

輕乎羽。莫之知載。足能行而放之。手能執而任

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為其

非福也。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性命全而

非福者。理未聞也。故夫福者。即向之所謂全耳。

過分。天下之至。易也。舉其自舉。載其自載。天下

乃釋此。無為之至。易而行。彼有為之至。難棄夫

自舉之至。輕而取。夫載彼禍重乎地。莫之知避。

舉其性內。則雖負萬鈞。而不覺其重也。外物寄

之。雖重。不盈鎰銖。有不勝任者矣。為內福也。故

重而莫之知避。此世之大迷也。已乎。已乎。臨

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夫畫地而使人循

有其已。而臨物。與物不冥矣。故大人不明。我以

耀彼。而任彼之自明。不德我以臨人。而付人之

自得。故能彌貫萬物。而玄同彼我。迷陽迷陽。無

成易成

以全高

司馬

詩經

卷二

十七

也至至

也至至

也至至



胡明中曰  
常生修德  
時曲廣  
唯曰區  
春自之  
條之腹  
利而便  
大如巨  
其味甘  
野人呼  
迷陽其  
膚多刺  
故曰無  
足吾  
應是  
物作  
本應

傷吾行。迷陽猶亡陽也。亡陽任獨不蕩於外。則  
莫不皆吾行。谷曲無傷吾足。曲成其行。山木自  
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  
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則有用  
彼為功。無用則自全其生。夫割肌膚以為天下  
者。天下之所知也。使百姓不失其自全。而彼我  
俱適者。俛然不覺。妙之在身也。

德克符

德克符。內應物於外。外內玄合。信若符命。而遺其形骸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弟子多  
子。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

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自

得而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惟其形

足也。固也。夫心之全也。遺身形忘。是何人也。仲

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

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

而與從之。夫神全。心具。則體與物冥。與物冥者。

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

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

人雖日變。然死生。而不得與之變。彼與變俱。故

李曰王  
勝也  
崔曰庸  
常人也



瑕ト改ムルハ淮南子精神訓ニ引ル也。己ノ瑕疵ヲ見テ  
キコトヲ云フ也。ツマリ愛ムルニ及ビテ又ノミナシ  
キコトヲ云フ也。假ルナク人ノ即チ人ノ形ヲ本ニ先ミテ  
無極ノ心ヲ人ノ心ニ存スルモノニミテハ先ミテ  
コレハ其ノ意ヲ見ルカクヤリナリ

與之遺。斯順審乎無假。  
物之命。物之化。以化為  
遷。命而無

而守其宗也。不離至。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恬苦之性殊。則自

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雖所美不同。而同有

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

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

同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

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

我而非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

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

玄通混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我

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

之無是。無是無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化。遊

物而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宜者。生於不

不美。無惡。則無不宜。無而遊心乎德之和。故無不

任也。故亡其宜也。而遊心乎德之和。故無不

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

當而適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

足猶遺土也。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

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

說然一作是

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

為一。既觀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

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常季曰。

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弗其心也。



遺失也

假或借  
至也假假

詩經郭注卷二

彼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斯順審乎無假

之固當而不與物遷任物之命物之化以化為

而守其宗也當之極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恬苦之性殊則自

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雖所美不同而同有

萬物一美也各是其所是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

其所異而異之則天下莫不異而浩然大觀者

同之則天下莫不皆同又知同之不足有故因而

其所無而無之則是非美惡莫不皆無矣夫是

我而非彼彼美已而惡人自中知以下至于昆蟲

莫不皆然然此明乎我而不明乎彼者爾若夫

玄通泯合之士因天下以明天下天下無曰我

非也即明天下之無非無曰彼是也即明天下

之無是無是非混而為一故能乘變化遷

不物而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宜者於不

美無惡則無不宜無而遊心乎德之和故無不

任也故亡其宜也而不得者未之有也無不得而不

和者亦未聞也故放心於天地之間蕩然無不

當而擴然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

足猶遺土也體夫極數之妙心故能無物而不

而非我矣故生為我時死為我順時為我聚順

說然一作說

始有得死亦我也未始有喪夫死生之變猶以

為一既觀其一則說然無係玄同彼我以死生

為寤寐以形骸為逆旅去生如脫屣斷

足如遺土吾未見足以纓其心也常季曰



彼為已以其知其知而自存得其心以其心未嫌

能遺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夫得其常心

而自得平往而與物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

其不能平往而與物過常故使物就之

鑑於止水故王駘之聚眾眾自歸之豈引物使

從唯止能止眾止能動而為之則不受命於地唯

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夫松柏特稟自然之鍾

非能為而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言特受自然

希也下首則唯為松柏上首則唯有聖人故凡

不正者皆來求正耳若物皆有青全則無貴於

美於大聖而趣之無幸能正生以正眾生能正

耳非為正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

以正之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

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非能

而無而況官天地府萬物冥然無直寓六骸謂

逆象耳目人用耳目亦用一知之所知而心未

嘗死者乎一知與變化俱耳則無往而不冥此知

此心之未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失會

為擇耳斯人無擇也任其天行而時彼且何肯

以物為事乎故其恬漠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

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

唯為一本作唯是有是

崔本曰天子六軍諸侯三軍通為九軍崔曰九骸手足身也疏曰象似也

秋玉山曰假讀連上句人字向假音入下然則聲服南郭語玉山曰郭象以登為句假為



王引之曰  
先生之門  
固無執政  
於此也  
先生之門  
德可論也  
執政之位  
未可論也  
又也

過ヲ乎ヲ

事明師而鄙吝之心  
猶未去乃真過也。

子產曰。子既若是矣。

若<sup>レ</sup>是<sup>ニ</sup>猶<sup>ツ</sup>與<sup>レ</sup>堯<sup>ニ</sup>爭<sup>フ</sup>善<sup>ク</sup>計<sup>ス</sup>子<sup>ノ</sup>之<sup>ノ</sup>德<sup>ヲ</sup>不<sup>レ</sup>足<sup>ル</sup>以<sup>テ</sup>自<sup>ラ</sup>反<sup>ス</sup>邪<sup>ニ</sup>不<sup>レ</sup>言<sup>フ</sup>

自顧省而欲輕蔑在位與有德者並  
計子之德故不足以補形殘之過  
申徒嘉曰

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多自陳其過狀以已。

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刑ヲサスル也為應死者過。自以知不

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

穀中中央者中也。然而不中者命也。善射者。

自矢所及為穀中夫利害相攻則天下皆羿也  
不遺身忘知與物同波者皆遊於羿之穀中

耳。雖張毅之出。單豹之處。猶未免於中地。則中與不中。唯在命耳。而區區者。各有其所遇。而不

單音善  
張毅單  
豹事見

義證、  
自不疑  
互譌  
此、ハ、ミナ  
モ、リ、也

張弓也



知命之自爾。故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為巧。欣  
 然多己。及至不免。則自恨其謬。而志傷神辱。斯  
 未能達命之情者也。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  
 也。則一生之內。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動靜趣  
 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無者。凡所為者。凡  
 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爾耳。而橫生休戚乎其  
 中。斯又逆自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  
 皆不知命。我怫然而怒。見其不知命而怒。而適  
 而有斯笑。我憊然而反。見至人之知命。遺形。故  
 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廢向者之怒。而復常。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道不知先生洗我以善  
 邪。斯自忘。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  
 形而遺累。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  
 兀者也。忘形。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

王懋竑曰  
 內忘字  
 當易

一本於  
 我之於

集解  
 乃如此也

字未  
 不知務  
 之也

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形骸外矣。其德內也。  
 與我好。豈不過哉。我子產整然改容。更貌曰。子無  
 乃稱。已悟則厭。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  
 踵頻。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  
 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  
 以亡足。人之生也。理自生矣。直莫之為。而任其  
 自生。謹而矜之。斯輕用其身。而不知務者也。若乃忘其  
 故。五藏相攻於內。而手足傷殘於外也。今吾  
 來也。猶有尊足者存。明一足未足以虧其德。吾  
 是以務全之也。去其矜謹。任其夫天無不覆地  
 自生斯務全也。



無不載。天不為覆故能常覆地不為載故能常

舟能沉而為人浮則有時而沒矣故物為焉則未足以終其生也吾以夫子為

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責其不謹不孔子

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

出。全其無為也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

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

便忘生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

邪彼何宿賓以學子為。怪其方復彼且斲以詘

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邪

夫無心者人學亦學然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

者為人其弊也遂至乎為人之所以為矣夫師人

以自得者率其常然者也舍己效人而逐物於

外者求乎非常之名者也夫非常之名乃常之

所生也故學者非為幻怪也幻怪之生必由於

學禮者非為華薄也而華薄之興必由於禮斯

必然之理至人之所無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

奈何故以為己之桎梏

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

可乎。欲以直理真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今仲

不實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嚮隨夫順

物則名迹斯立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

先儒曰此章凡為人君

一本直作真

詘詭幻怪之名

詘詭幻怪之名

詘詭幻怪之名

詘詭幻怪之名

詘詭幻怪之名

詘詭幻怪之名

詘詭幻怪之名

詘詭幻怪之名

詘詭幻怪之名

詘詭幻怪之名

詘詭幻怪之名

詘詭幻怪之名

詘詭幻怪之名



者須熟  
既三思  
言誤也  
是誤也  
病也  
伴也

一本常  
和作常  
和人

且其  
也且  
也其

爾然有  
頃之見  
爾本作  
記若而

地改  
也

爾若  
見

言異享注  
 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惡醜丈夫與之處者。  
 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人為妻。  
 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  
 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  
 死。明物不由無聚祿以望人之腹。明非求又以  
 惡駘天下。美故往和而不唱。非招而知不出  
 乎四域。不役思且而雌雄合乎前。夫才全者與  
 獸不亂羣。入鳥不亂。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  
 行而為萬物之靈藪。召而觀之。果以惡駘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  
 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未經月已覺不至

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而寡人傳國焉。  
 以國悶然而後應。寵辱不足汜而若辭。亦辭寡  
 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  
 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牝子食於其死  
 母者。食乳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  
 不得類焉爾。夫生者以才德為類。死而才德去  
 之厚。比於赤子。無往而不為之。赤子也。則天下  
 莫之害。斯得類而明已故也。情苟類焉。則雖形

也之辭



費

妻所甲

言不以柳  
四等奇常  
人服用之  
好也  
證補

不與同而物無害心。情類苟亡。則所愛其母者。雖形同母子。而不足以固其志矣。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使形者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翬資。翬者。武也。所資也。戰而死。別者之履。無為愛之。為足故耳。皆無其本矣。妻者。以足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全其取。採擇嬪御。及燕爾新婚。本以形好為意者也。故形之全也。猶足以降至尊之情。回貞女之操也。而況全德之人乎。愛之宜矣。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

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其理故當不可逃也。故人有非妄有也。天地雖大。萬物雖多。然吾之所遇。適在於是。則雖天地神明。國家聖賢。絕力至知。而弗能違也。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能。不遇也。凡所不為。弗能為也。其所為。弗能不為也。故付之。日夜相代乎前。夫命行事。變。不。而自當矣。日夜相代乎前。晝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夫。隨。所。遇。而。任。之。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始。非。知。之。所。規。而。故。非。情。之。所。留。是。以。知。命。之。必。行。事。之。必。變。者。豈。於。終。規。始。在。新。戀。故。哉。雖。有。至。知。而。弗。能。規。也。逝。故。不。足。以。滑。和。之。固。當。則。者。之。往。吾。奈。之。何。哉。故。不。足。以。滑。和。之。固。當。則。



雖死生窮達千變萬化淡不可入於靈府靈府者精

然自若而和理在身矣神之宅也夫至足者不以使之和豫通而不失

於兌苟使和性不滑靈府間豫則使日夜無舒

任之混然常而與物為春群生之是接而生時於心

者也順四時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

水停之盛也天下之平莫其可以為法也

故天下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內保其明外無情

取正焉無私故能全其德者成和之修也事得以成物

平而行其法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此德之不形也是以

而天下樂推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

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

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

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聞

克之風者雖復哀公猶聞跂支離無脰說衛靈

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雍雍大癭說

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偏情一

者更好醜也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其德長

則物忘其醜長於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

也猶曲也

也

一本是

物字



忘此謂誠忘生則愛之死則棄之故德者世之所不忘也

夫忘形者非忘也忘也故聖人有所遊得之於自

故才德全也而不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

商生其理已具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

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自然已具故聖人

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言自然既受食

於天又惡用人既稟之自然其理已足則雖沉

也必然皆天地之會至理所趣必自思之非我思

不免或不思而免之或不思而免之凡有

形視其形無人之情掘若槁有人之形故群於

人類聚群分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無情

之於於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形貌教乎大哉

獨成其天無情故浩然無不任無不任者有情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

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

之形惡得不謂之人人之生也非情之所生也

故有情於為離曠而弗能也然離曠以無情而

情而賢聖也豈直賢聖絕遠而離曠難慕哉雖

下愚聾瞽及雞鳴狗吠豈有情於為之亦終不

司馬曰  
智意生  
效而後  
月如膠  
以接物  
工巧而  
商賈起

反取盡  
遊義

也



能也不問遠之與近雖去已一分顏孔之際終  
 莫之得也是以觀之萬物反取諸身耳目不能  
 以易任成功手足不能以代司致業故嬰兒之  
 始生也不以目求乳不以耳向明不以足操物  
 不以手求行豈百骸無定制哉惠子曰既謂之  
 貌無素主而專由情以制之哉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  
 人惡得無情之非情也也  
 以是非為情則無是非無非無好無惡者雖有形貌直是人耳情將安寄吾所謂  
 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任當而直  
 也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止於惠子曰不益生  
 何以有其身未明生之自足莊子曰道與之貌天  
 與之形生理已自足於形貌無以好惡內傷其

瞋音眼  
崔曰據  
也

玄英曰  
選授也

身夫好惡之情非所以益生祇今子外乎子之  
 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梧而瞑夫神不  
 分之內則外矣精不止於自生之極則勞矣故  
 行則倚樹而吟坐則據梧而瞑言有情者之自  
 困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吟且睡此世之所謂情也而云天選明夫情者  
 非情之所生而況他哉故雖萬物萬形云為趣  
 舍皆在無情中來又何用情於其間哉

昭和十八年二月十三日朝了一回

昭和十七年六月五日校讀了柳田泉



重刻南華真經卷二

48-12357



